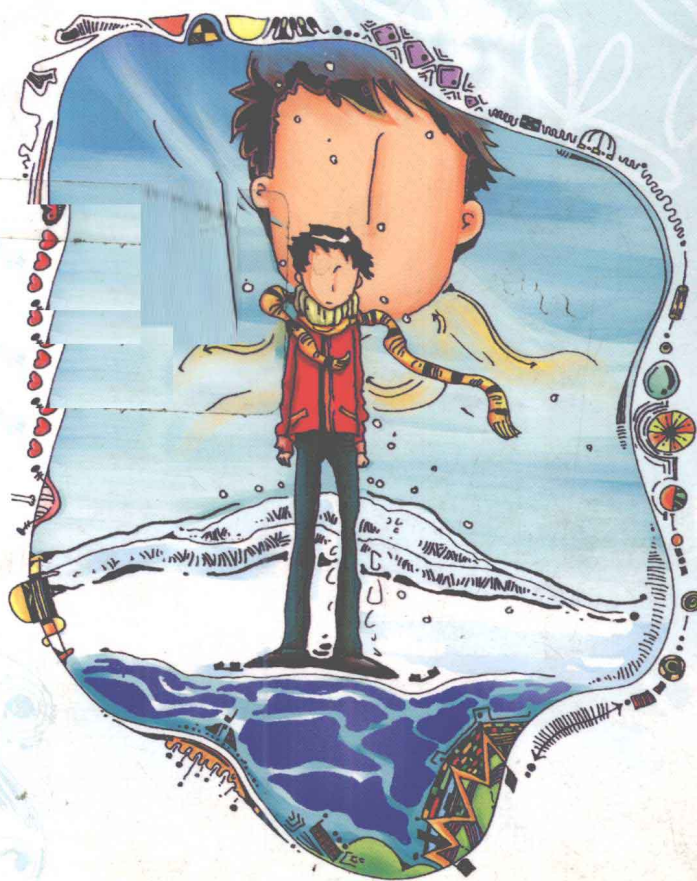


沈石溪 校园小说精选

动物小说大王精心打造的校园世界
成长中的少年放飞成长的精神家园

蓝色周末

沈石溪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石溪 校园小说精选

蓝色周末

沈石溪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周末 / 沈石溪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5
(沈石溪校园小说精选)
ISBN 978-7-5324-8263-4
I. 蓝… II. 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
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249 号



沈石溪校园小说精选·蓝色周末

沈石溪 著

三脚小猫 图

陆 及 装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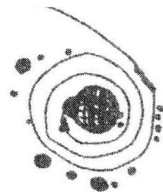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梁 燕 美术编辑 陆 及
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10.5 字数:141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4-8263-4/I·3045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录



圣火..... 1

古弩.....13

雪线.....29

蓝色周末.....47

太阳的陨落.....63

当你跃入太阳的运行轨道.....78

伙伴.....94

在泥坑的边缘..... 108

遗传的罪孽..... 121





圣 火

桑佐木罕记得小时候嘶哑哭嚎，阿妈就会吓唬说：“你再闹，鬼娘要来叨你魂了！”现在桑佐木罕已是日曲卡雪山山麓洛戛寨六年级学生，早就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了，但见到鬼娘，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他跟寨子里所有的人一样，从来不去鬼娘的木屋串门，见着鬼娘迎面走来就绕路躲开，极少跟鬼娘说话。

桑佐木罕绝没想到，自己会跟鬼娘亲近起来。那天中午，他路过山箐白龙泉边，正巧碰到鬼娘在背水。不知是鬼娘盛水的竹筒太长太重，还是因为苔藓斑驳的山路太陡太滑，鬼娘刚把竹筒背上肩，就跌了一跤，竹筒倾翻了，水倒泼了，鬼娘披头散发坐在地上叹气。桑佐木罕觉得自己是个小男子汉，岂能见难不帮，就上去把鬼娘扶起来，重新给她往竹筒里盛满泉水，并替她背回家去。在他告辞出门时，鬼娘望着他轻轻说了句：“鬼娘煮的醪糟蛋，又香又甜，你肯来吃吗？”

桑佐木罕摇摇头，走了。馋痨鬼也不会去吃鬼娘东西的，他想。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他在学校上完课后打了一场篮球，又饥又渴回到家。推开门，木屋里一股酒臭熏得他差点呕吐。阿爸躺在竹榻上，醉成烂泥。两年前阿妈病死后，阿爸喝酒就越喝越凶，经常醉倒。火塘熄了，锅是冷的，用牛粪糊成的大箩筐里，谷子还没有舂碾成米。他狠

命摇阿爸，只摇出一串更响亮的鼾声。邻居的木屋里飘来一股饭菜的香味，把他的饥饿感撩拨得更加猛烈。他知道，如果他跨进希沙大叔家去，他一定会受到热情款待的；如果他叩响莉娜大婶家的门，饭桌上一定会为他添一副碗筷。但他不愿意去。他不想在别人面前诉说醉鬼阿爸的错，他不想别人用同情的怜悯的眼光来看自己。他已经十三岁了，少年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不愿用失去阿妈的苦楚换一顿晚餐，尽管他已饿得肚子咕噜噜叫。

他从家里出来，踏着浓浓的夜色在寨子里孤独地走着。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鬼娘的门前来了。小木屋里亮着灯光，还燃着温馨的火塘。他突然想起鬼娘的邀请，醪糟蛋是他最喜爱吃的东西。鬼娘是不会用怜悯的眼光来看他的。实在饿极了，他犹犹豫豫敲响了门。

“哦，是你。”鬼娘开开门说，“你瞧，奶茶已煮滚了，醪糟已酿透了，鸡蛋有一大箩哩。你不吃个饱，鬼娘不放你走哩。”

他一口气吞下十只醪糟蛋。鬼娘煮的醪糟蛋醇香扑鼻，真好吃。

“桑佐木罕，你天天来，鬼娘天天给你煮好吃的。”

这以后，桑佐木罕就成了鬼娘小木屋里的常客。鬼娘的小木屋坐落在寨子的西端，鬼娘孤身一人，家里十分清静。桑佐木罕讨厌阿爸和他的那些酒鬼朋友，就常常溜到鬼娘的小木屋来做作业。鬼娘把一张小木桌收拾干净，专门给他用。当他埋头做课时，鬼娘就静静地坐在火塘边，用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情望着他。有一次，他做一道繁分数应用题，演算了好几次都错了，正巧屋外有一对长尾翠金鸟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啼叫，叫得他心烦意乱，那道该死的繁分数更算不出来了。他生气地嚷道：“烦死人了，还让不让我做作业啦？”

“怎么啦，桑佐木罕，我……”鬼娘慌乱地望着他说，“我没有吵着你吧？”

“我没说你。我是说屋外的鸟。”

“我去赶。”鬼娘说着，提了根竹棍走出门去，把那对讨厌的长尾翠金鸟撵走了。此后，每当他做作业时，鬼娘就拿着竹棍用极轻的脚步在木

屋周围巡逻，驱赶鸟雀。

鬼娘穿着镶有红黄两色花边的黑麻布长裙，梳着独龙族中年妇女特有的圆形发髻，坐在火塘边。火焰照亮了她那被云贵高原的阳光晒成黑红的脸。她眼睛很大，鼻梁挺直，虽然额头和眼角布满了细密的皱纹，但仍可以看出她年轻时长得很漂亮。桑佐木罕跟鬼娘接触越多，越觉得鬼娘身上根本找不到一星半点儿鬼气。全寨子的人都在胡说八道。他忿忿不平地说：“鬼娘，他们凭什么说你是鬼呢？”

“哦，桑佐木罕，你没听说过吗，二十年前，我十六岁，有一天……”

桑佐木罕曾从大人們的嘴里听说过这段往事。一位英俊的独龙小伙子路过风雪垭口时，突然遇上了凶猛无比能把石头冻裂的黑风暴。小伙子被冻得全身僵硬，抬回寨子后，只剩下一口气了。鬼娘当时是个普通姑娘，她在野地里烧起一堆火，赤足跳进火里舞蹈，汲取了火的灵魂，又通过手指传导把火的力量灌进小伙子体内，把小伙子救活了。她从此成了鬼娘。理由很简单，只有鬼才不怕火烧。

桑佐木罕根本不相信有这种神神鬼鬼的事。他说：“鬼娘，那是有人在造你的谣，对吗？”

“不。”鬼娘神色坦然地说，“这传说是真的。”

“不可能。”他叫起来，“人的身体是皮肉做的，哪有不怕火烧的呢！”

“我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鬼娘说，“我小时候听爷爷讲过我们独龙人里最有本事的纳木萨（巫师）会踩火救活冻僵的人，我想试一试。我以为自己一定会被烧死的。我咬着牙跳进火去，火却没有烧我。”

“你骗我。”

“鬼娘从来不骗人。”



“这么说，你真会踩火啰？”

“我说过了，我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你发誓你没骗我！”

“鬼娘敢在天神面前起誓。”

蓦地，桑佐木罕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激动得



差点跳起来。他知道鬼娘不是鬼，鬼娘真会踩火，说明鬼娘具有一种不怕火的特异功能。太棒了！去年省杂技团来日曲卡雪山下乡演出，有个女演员悬空平躺在空气里，底下没有床，也没有桌子，不会掉下来。观众都看呆了，他也羡慕得不行。但和鬼娘的踩火相比，女演员就不值一提了。悬空平躺，虽然精彩，但总归是魔术，一切魔术都是假的。鬼娘会踩火，这才是顶呱呱的真本领，和魔术相比，就像真的猎枪和玩具猎枪相比较一样。

“鬼娘，教教我怎么踩火吧。”他恳求道。

“这……不，我不会，真的，我不会。”

“你会的。你说过你会的。”

“二十年前我是踩过一次火。”鬼娘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晓得怎么会踩火的。后来我不会了。后来我溅着火星就会被烫伤。”

“你骗人。”他说。他觉得一个人只要学会或具备了某种本领。譬如游泳，譬如滑雪橇，那他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鬼娘不骗人，鬼娘敢在天神面前起誓。”

“算了，你不肯教就拉倒。我走了。”

他已整整一个星期没去鬼娘的木屋了。在路上遇到她，也装着没看见。自私鬼，他不想理她。说真的，他太想学会踩火了，这绝对比迷踪拳还有什么二指禅更令人惊奇。要是他能从鬼娘那儿学会踩火，他就能登台表演，就能成为人人羡慕的超级明星。遗憾的是，鬼娘不愿教他。他失望极了。他一直以为鬼娘待他好，疼他爱他，现在看来，都是假的。关键时刻她就把他当外人了。

那天下午，他割完羊草回家，刚拐进寨子，一眼就看见鬼娘站在那棵枝繁叶茂的云杉树下。他急忙把脸一扭，脚尖一转，想避到一条岔路上去。“桑佐木罕——”鬼娘在背后叫他。他不予理睬，继续走自己的路。“桑佐木罕——孩子——”鬼娘跟在他身后，又叫了一声。声音虽然很轻很细，却有一种绳索绑人的力量，逼得他停下脚步回过头去。才几天没

见，鬼娘几乎是换了个人，脸色灰黯，神情凄楚，眼眶里血丝交错，活像一头正在焦急地寻找走散的牛犊的母牛。

“桑佐木罕，晚上，你到我木屋来！”

“不，我……”

“来吧，你会得到你要的东西的。”鬼娘说完，也不等他回答，就垂着头匆匆离开了。

夜里，他踏着郁金香浓烈的香味来到了鬼娘的木屋。鬼娘的胸前和腰间围着雪豹皮，正在往火塘里塞栗柴。火塘烈焰滚滚，豹皮铜钱状的斑纹在火焰的映照下闪动着神秘的光泽。鬼娘一言不发，用手势示意他坐在竹榻上。不一会，火塘浓烟消散，栗柴虚火燃尽，变成一堆通红的火炭。鬼娘用一柄铁铲默默地将炭火从火塘里拨出来，平铺在地上，铺出一块一米见方的炭火坪。鬼娘赤着双足站在火坪前，呆呆地望着地上滚动的幽蓝火焰，像是在进行着某种古老而又诡秘的祭祀仪式。桑佐木罕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他知道她要表演踩火了，她已经改变主意了，她就要教他踩火的绝技啦！他心里充满了一种欲望即将得到满足的喜悦感。

果然，几分钟后，鬼娘轻轻抬起一只脚，朝火坪迈去。桑佐木罕颤抖了一下，期待着奇迹出现。突然，他闻到一股皮肉被炙伤的焦臭味，看见几缕淡紫色的烟雾从鬼娘的足底向天空升腾飘袅；他又看见鬼娘脸上沁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粒。他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只听鬼娘从胸腔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身体往后倾斜，咕咚一声栽倒在地。火坪被踢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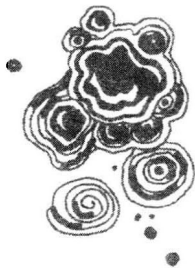
“鬼娘，你，你怎么啦？”桑佐木罕扑上去，一看，鬼娘的脚底板和脚面上烙出许多紫血泡。

鬼娘咬紧牙关，低声呻吟着。

“鬼娘，你，你被烧伤了！”

“鬼娘不骗你，鬼娘真的不会踩火。”

看鬼娘的伤势，起码一个月不能下地干活了。桑佐木罕感到非常内疚，是他逼着鬼娘这样做的。他红





着脸说：“我信了，鬼娘没骗我。”

鬼娘灰黯凄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鬼娘，你帮我铅笔削好。”桑佐木罕说，“我渴了，我要喝奶茶。鬼娘……”

“孩子，我，我不想让你叫我鬼娘。”

“全寨子的人都叫你鬼娘呢。”

“别人这么叫我不在乎。”

“为什么别人叫得，我就叫不得呢？”

“你叫我鬼娘，我听着扎耳。”

“那你说，你让我叫你什么？”

“叫我……叫我……叫我阿妈。”

“叫你阿妈？”桑佐木罕愣了愣。是的，鬼娘待他不错，疼他爱他，但他从没想到过要叫鬼娘阿妈。他的阿妈虽然早已黄土盖脸，但阿妈在他心中仍然占据着别的女人所无法替代的位置。他总觉得阿妈这个称呼是神圣的，只属于含辛茹苦生他养他的这个女人。

“我不能叫你阿妈。”他说。

“是鬼娘不配吗？”

“阿妈生我养我。做阿妈是很难的。”

“有啥难的，鬼娘想听。”

“阿妈怀着我还要下地干活呢。”

“还有呢？”

“听说阿妈在生我时痛得死去活来。”

“还有呢？”

“小时候，阿妈天天用背篋背着我，爬山下沟，好沉哟，把阿妈的背都压弯了。”

“还有呢？”

“那天，我到雪崖上玩，后来又溜到希沙大叔的养鹿场去耍。养鹿场里烧着防寒篝火，很暖和。我玩累了，倚在一头母鹿的怀里，睡着了。天

黑后，阿妈打着火把，爬到雪崖上找我。在冰天雪地里，阿妈一声又一声叫喊着我的名字。风刮得很猛，雪也下得很大，阿妈她嗓子喊哑了，泪流干了。”

鬼娘听着，眼睛里闪起一片晶莹的泪花。

几天后，桑佐木罕发现，鬼娘瘪瘪的肚子突然间隆了起来，一天比一天大，就像怀了娃娃似的。“鬼娘你这是怎么啦？”他问。鬼娘笑而不答，拉开一角衣襟，他看见，鬼娘的腹部绑着一只塞满破棉絮的羊皮口袋。“鬼娘，你这是在……”“鬼娘想做阿妈哩。”鬼娘有点害羞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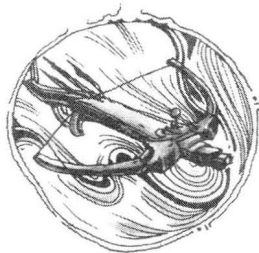
过了一段时间，鬼娘把两坨石头放在一块花背篋里，裹扎成襁褓。鬼娘自己解释说，这是她生下的孩子。此后，鬼娘无论是到树林里采野草莓，还是到山坳里去背谷子，总是背着这个襁褓。

那天，桑佐木罕跟着鬼娘到山上去背谷子。一大背篓谷子死沉沉沉的，背带扣在鬼娘的额头，勒出一道很深的血印，鬼娘还坚持要把花背篋裹扎的襁褓放在背篓顶端。“鬼娘，把它扔了吧。山路滑，坡又陡，会把你压垮的。”桑佐木罕劝道。

“你瞎说哩。”鬼娘说，“没有哪个阿妈会嫌背篓沉把娃娃扔掉的。”

走到半路，在下一道陡坎时，鬼娘脚下被藤葛绊了一下，一个趔趄，襁褓被甩了出来。鬼娘像头母鹿那样敏捷地跳起来，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在花背篋即将落地的一瞬间，将它抱进了怀里。她麻布衣衫被带钩的树藤撕破了，手臂被磨得鲜血淋漓，脸也擦破了一大块，金黄色的谷子撒了一地。可她却微笑着说：“瞧，宝贝没摔着！”

桑佐木罕鼻子发酸。他心里明白，鬼娘是为了他才这样自讨苦吃的，不，是在自找罪受！怪自己太任性太固执了。鬼娘待他这么好，叫她一声阿妈又有什么不行呢。亲阿妈已经死了，死人无法复生。他需要一个疼他爱他的阿妈。假如生他养他的阿妈九泉有知，也一定会高兴的。他冲动地扶起鬼娘，说：“鬼娘，快把这个假孩子扔了吧。我错了。我现在懂了，





我不该惹你生气的。鬼娘，我叫你阿……”

没等他叫出口，鬼娘一把捂住他的嘴，说：“孩子，别叫。鬼娘现在还不配你叫。鬼娘现在才晓得，做阿妈是很难很难的。”

鬼娘的皮肤被冻成紫酱色，那双慈祥而又美丽的眼睛圆睁着，却没有生机和光彩。脸上的肌肉已经僵硬，嘴张成O形，仿佛因为寒冷而恨不得能一口吞进太阳。天上还没有太阳，夜还很深很深。

鬼娘是掉进雪崖的冰窖里被冻僵的。

除了桑佐木罕，谁也闹不清鬼娘为啥半夜里举着火把，冒着风雪，跑到雪崖上去又喊又叫。后来，她一脚踩滑，掉进了冰窖。当村民们听到呼救，爬上雪崖，从几丈深的冰窖里把鬼娘用牛皮绳索吊出来，鬼娘已被冻得只剩下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了。

眼下正是冬天，大雪封山，连雪豹都不敢穿越风雪垭口，无法送鬼娘去医院。

几位好心的大伯大叔连夜为鬼娘赶制棺材准备后事了。小木屋里只剩下桑佐木罕陪伴着僵卧在竹榻上的鬼娘。他伤心极了。鬼娘待他多好哇，她给他缝补衣裳，她为他牵心挂肚，她实际上做了阿妈该做的一切。阿妈——他在她耳畔轻声叫唤道。她昏迷不醒，毫无反应。假若她醒着，她一定会很高兴听他发自内心的深情的呼叫的。她会微笑的，她笑起来很甜很美，他喜欢看她笑。她要死了，她永远也听不到他叫阿妈了。不，他不能让她死，他要救活她。他已经失去了一个疼爱他的阿妈，他不能再失去一个疼他爱他的阿妈。突然，在天的尽头在夜的深处在日曲卡雪峰在怒江浪尖同时回响起一个苍老而又威严的声音：踩火吧，勇敢的少年郎，踩火能救活冻僵的人。

他在鬼娘的院子里铺起厚厚一层栗柴，燃起一堆熊熊烈火。不一会，青烟消散，跳动的活泼的火苗逐渐变得沉稳，明亮的橘红色的火焰逐渐变得幽蓝。天黑透了，把火焰的颜色衬托得格外鲜亮。他腰围雪豹皮赤脚走到炭火旁。一股炙人的热浪扑面而来，烤得他鼻尖火辣辣痛。这



绝对不是什么玩魔术的假火，这是能烧毁一切真正的火焰。他不会踩火，他想，他一定会被无情的火焰烧得皮焦肉烂的；但即使自己的肉体被烧成灰烬，他也要试一试；他要救活鬼娘，不，救活亲爱的阿妈！一瞬间，他达到了一种爱到极致的忘我境界。

他毫不犹豫地将一只脚跨进滚动着幽蓝火焰的炭火里。奇迹出现了。他仿佛不是在跨进火里，而是像踩在被阳光晒热的沙滩上。火焰暖融融的，像被浓缩了的春天的阳光。火焰仍然在凶猛地燃烧着，变幻着幽蓝和橘黄两种色调。他惊奇地望望脚下，确实实，他是站在燃烧的炭火中。脚上的皮肤呈半透明状，望得见紫色的血管和血管里流动着的鲜红的血液。火焰失去了火的野性，变得娴静而温柔，像水浪一样轻轻地舔着他的肌肤。腰围那块雪豹皮，也被赋予了某种超凡的魔力，在火焰中闪烁着华丽的光斑。

桑佐木罕静静地站在炭火中。他突然想起鬼娘二十年前的踩火。鬼娘也一定是因为爱才去冒险的，鬼娘深深地爱着那位在风雪垭口被黑风暴冻僵的小伙子，愿意牺牲自己来救活他。当她踩进炭火的一瞬间，也一定是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危险，忘掉了世界。只有爱才能创造奇迹。可恨的是那位被鬼娘救活的小伙子，也把鬼娘看成是鬼而远离了她。

夜很静，桑佐木罕听到火焰发出一种优美的音乐节奏，非常强烈，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风吹动着火焰，滚动着一种他从未听到过的旋律。他完全没有跳舞的念头，他是被火的奇妙的节奏和旋律催促着舞动起自己的四肢和身体的。他光脚板在炭火中踢、擦、磨、旋、蹀、跃、跳，他感觉到一种类似汁液的物体从脚底渗透到自己体内，顺着血管，漫流全身。这液体比血更黏更稠更热更烫。他踩向火焰最旺的地方，身体变成魔洞，尽情地汲取着火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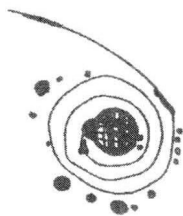
火焰逐渐黯淡，火苗逐渐熄灭。桑佐木罕感觉到自己已蓄满了生命的热能，变得像粒火种。他跨出炭火，走向木屋。鬼娘仍然蜷曲着僵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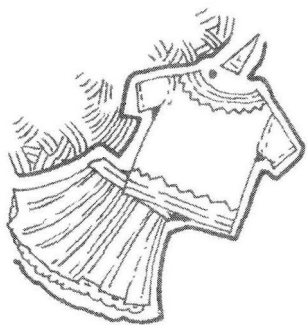
的身体躺在竹榻上。他站在鬼娘身边，扑面而来一股使人战栗的寒气。他握住鬼娘冰凉的手。他感觉到自己体内那股蓬勃燃烧的生命的火焰犹如从山峰向谷底泄流，通过手指传导，缓缓输入鬼娘的身体。他听到了那股神秘的液体漫流的声响，他看见浓缩的火焰呈紫罗兰颜色，美极了。鬼娘的脸色由酱紫变成绯红，四肢变得柔软，眼睫毛上的冰霜变成一粒粒晶莹的水珠，呼吸也均匀了，发出沉睡的鼾声。

阿妈——阿妈——他在心里叫着。

夜风从木门的缝隙灌进来，他觉得有点冷，想换掉腰围的雪豹皮，穿上自己的羊皮披襟。一不小心，踩在从火塘里爆出来的一小块火炭上，哎唷——疼得钻心，他忍不住呻吟起来，一看，脚底板被烙出一只蚕豆大的血泡。他惊讶极了，刚才他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踩踏，连汗毛也没烧掉一根，可现在竟然被一粒火星灼伤了。这不可能，却是事实。噢，鬼娘，不，阿妈没骗他。这踩火不像游泳或滑雪橇那样，可以学习，可以传授。它神秘地出现了，又神秘地消失了。

这是爱的火焰，这是圣洁的火焰。





古 琴



你使劲拨动野牛蹄筋制作的琴弦，砰，古琴发出金属叩击般的浑厚的声响，四周的空气都被震颤了，余音袅袅。菩提树枝丫上停栖着一对乌鸦，被这穿透力极强的古老而又深沉的琴弦声吓得惊叫一声，扑扇起黑色的翅膀逃向远方。这真是一把神琴，你在心里赞叹道。

然而你侧目斜视，操场对面那片如火如荼的凤凰花下，簇拥的人群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仍然将汪天利团团围在中央，用羡慕的、嫉妒的、讨好的、惊奇的眼光望着汪天利手中那只金光灿灿的长方形的匣子。匣子里有个嗓音甜美的姑娘在唱缠绵的情歌。一会儿，匣子里突然响起刚才上语文课时方老师嘶哑的提问和贞贞清脆的回答。立刻，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阵啧啧的赞叹声。三狗子用谄媚的声音说：“天利哥，给我录一段吧，我学猫叫。”

“天利，给我录一段，我学狗咬的声音可灵了，可以乱真。”大龙也拼命叫道。